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李心傳撰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觀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請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次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椿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鞏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尙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尙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尙書戶部侍郎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案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尙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賊。卻三佛齊使私覲珠寶異香文屬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爲清。尙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尙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尙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覲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

澂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魏憲康執權之除月。

日曆不書。今以後省及逐部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觀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觀。故因觀除命。遂書之。恐觀之去。固不盡在此日。當別求他書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

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譎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

事見五月乙酉。

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

事見二月壬申。

又如吳給。張

蘭以言事被逐。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爲諱。其

壅塞言路。有如此者。成章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

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

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景衡

慶見五月。歷六月。澤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

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

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尊。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

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

所爲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

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

甲戌仲改  
衛尉少卿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

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

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養

遺狀  
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爲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

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三年七月  
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

日曆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缺望也。

丁卯光祿卿吳巖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曆皆不載行狀云上頭維揚人情危懼公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闕之乃以爲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

已於罷工待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伸劾孫觀謝克家嘗及觀圍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巖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

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

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

即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即鎮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浙

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發明處州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

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安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彬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

府、鼎、澧、辰、沅、歸、峽、  
鄂岳州荆門軍、  
福建五州九十八萬、  
福建汀、南劍、  
淮西四州一萬、  
舒、廬、斬州、  
廣東二州二千、  
南雄、  
循州、  
廣西五州八

萬、  
靜江府、融、  
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  
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  
潯、賓、昭州

〔案〕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通  
收鹽息錢句下、今移附於此、  
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  
臨安、平江、  
浙東四州八十四萬、  
紹興府、溫、  
台、明州、  
淮東

三州二百六十八萬、  
通、泰、  
楚州、  
廣東三州三十三萬、  
廣、惠、南、  
廣西五州三十三萬、  
廉、高、欽、  
化、雷州、  
率以五十斤為一石、

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  
福、泉、漳州、  
興化軍、  
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

一十六萬餘斤、  
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  
此紹興二、  
十五年數、  
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  
乾道三年三、  
月癸丑立額、  
而四川三

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  
後隸總領財賦所、  
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  
歲產茶二千一百二

萬斤、  
隸提舉茶馬司買馬、  
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蜀茶、十一月庚子、蜀鹽、紹興、  
二年九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筭

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  
以言者諭滋為李綱所惡、  
謫非其罪也、  
滋去年七月戊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譙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銜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糴。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爲人妄誕。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卽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興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卽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

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壽命劉世光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趙銜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

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異術乃知此(案)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哲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

朝請郎王瞻爲殿中

待御史。

此據御史臺記無月日案。瞻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

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爲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

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爲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

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爲強兵。

昌寓家傳云二

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

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

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韓州在中京

東北千五百里。

去燕山二千五百里。

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

諸兵因之攘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

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條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

秦檜既不與徒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爲賦詩有嘗膽思

賢佐之句云。

此以張遜節要王若冲北狩行錄趙姓之遺史等書參修但姓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其詞鄙陋非真今不取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徧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仲責監濮州酒務。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詔責仲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召。是

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邵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赫赫。拔寒賤。抑權貴。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雷霆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尙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尙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尙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綯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鞞。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激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鞞。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

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

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溼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

在四年十

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廩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

降旨復舊 宣教郎季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為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論之無疑滯。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爾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旣以雷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卽檄鄜延經略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間。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爲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間。端以未受命爲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齋。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卽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涇原經略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輝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旣得兵柄。則徬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爲瑞。今密爲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爲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葵。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尙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遽復之。  
丁未。東京畱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  
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乘民驚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纔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  
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

(案)原本繫己酉日下。宋史作是秋。鄂爾琨達賽破五馬山。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日。今從史冠是秋於此條之上。

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

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真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即  
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無井。汲水於澗。爲敵斷澗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  
信王亡。不知所在。  
此據張匯節要。靖康陷金皇族數。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

西京畱守司將官王仔奉啓運宮神御始至行在。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

〔案〕是月壬子朔。

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攀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尙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爲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郵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間。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

遠近上曰朕以其私書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已丑今從日曆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案〕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覲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覲奏也時夢得屢爲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斂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來上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激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閒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爲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爲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者願取行之頤浩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量給酒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

熊克小曆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皆竭藏而官兵無所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

欽宗實錄享伯附傳亦云享伯爲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  
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蓋自此始(案)史與克魯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總制之法創於  
紹興非翁彥國所立彥國嘗爲經制使未嘗爲總制使也經  
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

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  
忠俊互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  
敵在博州皆徬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珪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詢詢以頓兵不動  
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多昂摩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  
中(案)北盟會  
編無阮師中  
鞏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

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銖孫茂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方俟籛  
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簾陽武人宣靖閒嘗爲太學錄  
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簽家陳乞題  
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逢

金兵戰  
死未詳

多昂摩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衛擴

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澶淵

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

趙姓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  
圍城凡三十三日逆數之當繫於此日

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閒故遣韓世忠張

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閣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卽稱疾就醫眞州。瓊並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爲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畱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熊克小曆略載此事於十一月

癸巳。興日

曆不同。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

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

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葉莫繼到吏部公邊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所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

地祇册文。蒙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從之。是日。

案宋史繫甲子日

閣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霍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

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畱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旣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畱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凶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霍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進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揚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畱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甲戌大理少卿吳玘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命令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尙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畱滯爲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

罪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

事初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

趙銜之遺史云。先是詔求奉使絕域者。虛中方提舉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爲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顧文爲監察御史。

日曆不書。此據臺記。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

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發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爲官兵所執。案宋史繫十一月朔辛巳。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

卽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踰月。正彥大怒。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彥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旣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旗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晏

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癸未

案是月辛巳朔

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卽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

侍郎張浚請也初汪伯彥旣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

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徑令還

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

熊克小曆知樞密院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婿梁汝霖者總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

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案)宗澤未卒前有奏疏云助奸臣贖子與婿子之謀則其圖歸已久非倉卒遁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曆頗詳克稱爲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悖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增置弓手實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

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悖麻陽人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

軍安置初綱旣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今年十月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

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綱之責日曆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覈實論修入綱爲王綯所劾惟朱勝非閑居錄略及其事未見全章綯以此月丙戌遷禮書故且先

戰綱謫命於未遷之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案)宋史係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澂押伴高麗

使入貢日曆不書會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據朱勝非閑居錄云爾張澂押件事(案)日曆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澂近押伴高麗人使與賓客言甚知體然此時高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澂等奉常平法時上語亦不知高麗人入朝無本日澂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件事俟考(案)既見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答之宋史係辛巳朔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絢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澂試御史中丞給事中孫覲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書舍人右司

諫鄭穀試右諫議大夫

日曆於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曆併絢澂書之(案)日曆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澂尙帶舊銜豈非未遷時已上此奏而後乃行之耶(案)吏戶部題名頤浩夢得覲之除皆在十二

月而澂十一月間常押伴使則未應已爲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頤浩夢得覲之除有月而無日澂之除有日而無月澂之除有年而無日至絢望之除又全不見(案)十二月五日望奏民間習射事已繫舍人銜而澂實代絢望實繼澂則在十一月也今因頤浩夢得除命遂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頤浩在版曹嘗乞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徙

九女澗遞卒王安擅拆東京畱守司遞角事聞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眞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



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感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日曆載此事於十月九日庚申。蓋因汪伯彥時政記

所云而未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尙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己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政日曆差一月。熊克小曆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淒然良久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頷之。

日曆載此事於十月十一日壬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曆附此。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

今年正月。

金人

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防州。聞金人至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丹州界於鄜延之閒。庶乃自當鄜延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趨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

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統，孰與李綱救太原之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卽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資以貴戰士，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帥所部力戰，坐於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敲而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乃以其軍付瓌，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依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於庭。旣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卽軍中誅庶，而奪其

兵乃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瓌不應。會有告瓌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瓌，謂中孚曰：瓌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瓌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瓌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使折可求謀夾攻虜，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濃戰於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軍中，復謀爲變，俊執而誅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二月庚申，今從日曆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知福州吳巖夫移知南劍州。

此恐與十二月丁丑所書余深奏甬江常事相關當考。

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

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祕閣宇文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

犯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略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僞為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帥。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為軍民所踐而死。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古亦為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

開德之陷，史無日月。趙牲之遺史附於濮州之後。日曆紹興元年七月一日鄭建古妻傅氏訴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圍閉本府戰守陷沒者，必得其實，但以前不見本日，故著於此。舉頤正忠義錄云：棣巷戰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爾與

牲之所記不同。頤正所錄，又以棣為顯謨閣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遷密直，遷其顯謨閣學士，未知在何時，亦當考。

於是有言粹中死事者，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曆會要皆無之。惟季陵外制

彙有制詞略云：一城之人，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實痛之。

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為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淒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於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此據趙牲之遺史，但牲之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案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

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祕閣權州事。建炎元年五月，升直徽猷閣。知相州即此人也。澶相之陷，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

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

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為奉議郎。假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

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於澶淵。時河北紅巾甚衆。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甞不遣云。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

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

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

故事。盡罷權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罷。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賊盜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卽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於行宮常明殿。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爲保靜軍承宣使。煥嘗爲上言。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於園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於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敏強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李彥。朱勳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賞給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殿用習儀二十人詣壇行禮。

中興聖政。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宋之舊，嗣守神器，適歲當郊，祇見於皇天后土。大懼非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陰凝翳，震於朕心。罔燭靈旨，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靄澄霽，遂用成禮。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安全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言達於予聽，必忠必誠，毋奪於私。凡曰有官君子，飾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者暨爾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毋傷於民，毋害於國。中國爪牙之臣，敵愾難，毋貽名節，蓋軍民戰士，咸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終爲暴。臣雷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懼非德，弗獲顧歆，視煩陰凝翳，震於朕心，其爲小心翼翼至矣。歲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靄澄霽，遂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馨聞於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蓋恐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則厥德不同，其誠益篤，故能坐收三紀又寧之功，用傳於聖神，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哉。

武功

大夫達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葉濃之功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輿薦送者卽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救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利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

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捕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爲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左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蘄州人嘗見有認富家爲父者所得甚厚意。

欲效之。雖加箠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爲實真狂人也。乃釋之。尚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

學士院。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上之享太廟也。祕書少監林邇讀祝文而失於恭恪。邇、汪伯

彥客也。臺諫欲論其罪。黃潛善遽擢邇爲起居郎。旣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此事日曆全不見，今以張激劾潛善

等章疏修入。激章疏無邇名。(案)祕書省題名，邇今年十月自少監除左史，而後省題名無之。蓋未上也。然朝獻失儀，當在十一月拜郊時。題名云十月恐誤。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

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爲工部侍郎。此事日曆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分析致仕狀修入。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於絳州。

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旣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

淄人求救於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方具香花於城上，望塵歎譟。旣而知爲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

(案)宋史作贊。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遂徐圖之。曲端遣

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史斌，趙姓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

續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長安已隔而綸碑乃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誤矣。其實戰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

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

(案)宋史作蓋進。

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

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

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旣渡河。其前軍準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

其衆千人降於東京。畱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爲潰卒所推。亦降於充。充皆以爲將。

十有二月。

(案)是月辛亥朔。

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於奉國寺。中書舍人周

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

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從之。令尙書省立法。

(案)宋史係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彥深。罷尙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鄰州編管。時言者論彥國本屠沽飲博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與趙子崧締交結黨。以觀時變。挺素無行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輩縞素延客。自稱義孫。則所養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覩朝廷正綱之罪。心懷忿恚。神識如癡。望併賜罷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觀子也。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勳。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覲、張澂討論常平法事。頤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還



常平司糴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選糴本在三年正月庚寅，今併書之。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日曆繫此，但日曆於去年十一月癸亥亦書此事，蓋重疊差誤。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論者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郎刑曹掾麟興戰，金兵圍之數日，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卽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絕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僞豫傳增修趙牲之遺史云：李成侵濟南府界，擾於外邑，濟南堅守拒成，求救於滄州劉錫，會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來矣，卽不爲守禦，備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案〕此與諸書不同，疑得之傳聞，今不取。熊克小曆云：尼瑪哈遣人啗豫以利，豫遂納款，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豫傳削尼瑪哈名，庶不失實。豫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己酉。〔案〕汪藻撰郭永傳云：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當在此時，但未知的日耳。日曆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權邦彥敘官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救奪得出，奉聖旨疾速發赴行在，或是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旨，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專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齋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戊申。今從趙鼎之遺史。

此。繫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庶

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礮。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詞。遂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尙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塾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卽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爲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勇節。金人旣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

犯皆殺之。故關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圍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珪、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頓首謝。此據伯彥所進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

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爲汪、黃所不悅，繼以潛善同相，則必爲潛善所排。綱

於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耳。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事以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

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加檢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賓忿怒不平，御使中丞張激劾賓本綱

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卽於經筵畱身除用偶後他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旣得充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爲塞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於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爲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激薦也激言僞楚時有自列卿而爲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蕃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爲人願賜褻擢庭秀先嘗爲臺屬去故遂擢用之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曠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祕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案宋史深昂並分司進昌軍徽州居住〕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州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

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激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畱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

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仇。輸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於吉州。

日曆深。昂貴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輸。南

仲貴命。今從

熊克小曆。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團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尙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尙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錫緡錢。責之募戰士。

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及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爲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爲備。浚率同列爲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浚參贊之除。日曆不見。平

江記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建炎三年】

歲次己酉金太  
宗晟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是日賊黃仲正引兵犯岳州。京西北路兵馬鈐

轄翟興訴翟進死事於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畱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責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太府卿程邁爲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貺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祈請副使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畱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爲朝奉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使還除知楚州。亦

誤。誨知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興小教頭張

成率衆據濰州。皋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

紹興六年二月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曆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置衙則其

死蓋在去

年當考。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畱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諱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於壽寧寺。

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案〕宋史作檢校司空。

占城國王楊上麻疊

〔案〕宋史作楊卜麻疊。

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眞臘國王金裒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閣婆國

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吳得體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草二帥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語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旣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卽以興知



虢州。興起兵事。  
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

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以洪皓松漠記聞參修。皓又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案靖康二年前上元節。尼瑪哈。幹刺布已卽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晟以爲疑。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畱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

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畱守。又受招安。屯於京城之南。

南禦園。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金人旣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

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晨出不意。遂出迎。劉洪道謂晨。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晨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晨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爲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守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爲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運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二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寇之策。吏部尙書呂頤

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爲魚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阨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尙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

時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瀆、濮、德、魏。而遊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擊楫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

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鈔節申尙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

此據張  
激劾黃

潛善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一日也。朱勝非開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勃疏全不同。日曆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皋。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皋成之圖己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旣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己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絕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旣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

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舍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畱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陳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旂榜招之。昌寓見味道。使人探其囊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於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閒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據復家乞恩澤狀云正月二十七日

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

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侯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興復計。宗維旣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於沭陽。世忠在

汴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克小曆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爲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案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今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後軍管隊官李彥先

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州。入海聚衆。自此輔遼聚衆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寬而去。於據趙牲之遺史。但牲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

云。陷陣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祚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

遵最孫。祚清臣子也。呂中大事記曰。金之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秦州之曾班。泗州之呂源。閩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史被禍而

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尙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氈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

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

呂源事並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

金兵至泗州近境。瑾引兵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

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鬪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開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卽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畱。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

行在錄修入。熊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中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

戶部尙書葉夢得卽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

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尙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松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卽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旣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爲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卽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遜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鶚、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熊克小曆作大理卿黃鶚。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南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曆。又日曆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

州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徽爲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徽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邂逅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徽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徽竟死。朝廷後知之。卹其家甚厚。聖徽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於此。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

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於瓜州鎮。得小舟。卽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穀請幸建康。潘善等沮之。及是。穀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

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燭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曆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舳艫相銜。

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開。盡膠泥。

淖中。金兵取之如拾芥。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鎮江。宿於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貂皮自

隨。臥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詔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彍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彍同寢。上解所御

緜背心賜之。士彍。仲維子也。商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鏐。韓王生鎮海軍節度使仲維。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選

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眞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眞州而去。眞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

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於江中。中興聖政張匯進論曰。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十騎。白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瀘。漢。山東諸州郡。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驕

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竄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

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

據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過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爲敵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案匯全論。見是年十二月己丑。此係節文。

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尙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爲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

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畱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尙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尙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畱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畱滯。蓋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十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爲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旣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

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

此以三月十六日鄭觀子修入數疏稱內侍陳懷勳之言即時南來嚴時爲

諫官當得其實

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畱陛下執政未對有內

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畱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畱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卽上馬行以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爲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遞

此除日曆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宮祠狀修入

頤浩爲資

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之

此據惟忠附傳

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

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畱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爲號淵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

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

上離鎮江。日曆在癸丑。熊克小曆在甲寅。按朱勝非聞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粹勳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

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之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金人揭榜於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餘人。自邵伯鎮往太興。後爲薛慶

軍者是也。

趙牲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街云。東南道都統字董。東南道副都統字董。東南道都監凡三員。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爲變。以夜縱火爲

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此據孫觀撰李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曆。不載。建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

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番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案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瓊。命斬於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杖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掠。紹密死於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爲灰燼。久之。贈紹密太中大夫。

此據趙牲之遺史修入。熊克小曆載瓊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誤。雙頭正中興忠義錄云。紹密以守城爲金人所殺。

蓋會要之誤。而顯正又因之日曆。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不從。反置亡夫不肯放出。亡夫謾罵。警不負國。遣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龍

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輿疾從上南渡。遂卒於鎮江。

六月丁亥  
降旨賜卹

乙卯。上至無錫縣。

熊克小曆丙辰次無錫  
縣今從日曆及巡幸記

縣令任謙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獎。朝奉大夫知秀州葉

煥復直祕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於朝。

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

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章疏  
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

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

日。守城向子恣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爲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爲首者。子恣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於望江橋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鬻而食之。子恣子誣弟。江淮制置使

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爲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

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於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士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旣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金人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爲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鈴轄張亢齋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慙弟也。武經大夫閻門宣贊舍人丁進旣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



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

此以朱勝非開居錄遺銜之遺史。維揚巡幸記參修。遺史稱進及淵於呂城鎮。淵數其罪。收斬之日。勝非亦稱淵斬進於馬前。皆與開居錄不合。然開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曆

在甲寅。熊克小曆在乙卯。開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案勝非以初八日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開居錄載進自訴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於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爲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畱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州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

控扼使。

使名據開居錄。日曆。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控扼等事。蓋後來所降省劄也。

勝非再對。畱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

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畱。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尙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卽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士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

朱勝非開居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卽作奏。有旨。晚對。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曆及張浚平江錄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開居錄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

郎劉俊民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初。上聞金人尙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

情僞。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齋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稟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畱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禮牲之遺史云。募使

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仲願行與日曆不同。恐姓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曆。但日曆載此事於初十。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自不與此議。胡安國劾疏何爲以邦昌事貴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增入。

是日。金人陷

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走。道遇葛進退兵。乃知青州尙爲朝廷守。卽趨青州。駐麻家臺。畱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錫已見元年六月己酉。金兵至城下。通判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已未。上次秀州。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爲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詔通判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鎮江府。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爲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

州羈管。顧羈管本末。日曆不書。但今年三月鄭穀論錢伯言章疏中略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於內殿。上諭以金人尙畱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維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

熊克小曆。頤浩除命於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臧棹勤王記。棹所記又

去。聖訓丁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於鎮江。蓋二人非同日受命。棹記頤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頤浩受命在壬戌。而頤浩奉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曆不同。〔案〕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是以前日曆。差誤。今姑從日曆。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

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制。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畱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

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畱俊。庶幾行在不致誤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見之明。然不知俊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尙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沿淮防扼。自池州

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平爲沿海防扼。自太平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尙書葉夢得自宜興閒道之杭州。至是來迓。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畱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麻。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寧寺爲尙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爲升陽宮。葉夢得爲上言。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間。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閣門宣贊舍人石贇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卽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尙飲汝酒乎。謾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翌。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

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塵第三錄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略曰。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閒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變與之遑遽。擊舟楫以播遷。詔不許。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膺敏。試尙書刑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侍其傳罷。尙書吏部侍郎劉珪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徒。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十一月丁未放還。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仲。殺陳東。歐陽澈。罷衛膺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跟

李綱以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

中興聖政。一日。

呈進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白。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置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爲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爲尙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衆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臧厥之不明。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跖雜收。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容鑑英接之榮。是其所以爲全盡也。唐陸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眞贗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眞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眞可爲萬世之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宰相

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卽再伸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卽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爲之切齒焉。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詔應緣金人會到州軍逃

避守武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爲親衛

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誨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

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武顯大夫文州

刺史榦辦御輦院潘永嘉罷。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擐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

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

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渡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尙書省。戶部尙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樞密直學士東京畱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

〔案〕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

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畱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畱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眞楚。通秦以南。州郡皆碎於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爲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澶濮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鈔節。申尙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司使。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拒。斥堠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爲眞。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尙敢挽畱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尙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



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呂中大事記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於秦廷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

兵京城之請爲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芟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卽位南京。此肅宗卽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爲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耶。澤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耶。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志行。綱去則澤志沮。澤在則盜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粘罕逃遁。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戶部尙書葉夢

得守尙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尙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陛下南渡。出於倉卒。朝士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摠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爲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望下此數州。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官。各具官資姓名。申尙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危。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剗刷民匠赴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爲例。尙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腳三嶺爲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翽措置千秋嶺外。內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說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尙書水部員外郎詹太和措置襄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佑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麟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腳嶺。宣義郎王殿充統轄官。控扼常

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糧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匹，兩為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說，假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太和已見既而以子麟直祕閣，知秀州。

大和直祕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太和乞致仕，許之。

太和除淮漕及致仕，日曆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太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

金人志

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

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

四年四月乙未可參考。

門下侍郎顏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便，所有

執政官張蓋設狨座，欲權暫撤去，俟回鑾日如舊從之。

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聞敵退，渡江至真州，

收權貨務錢物，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

金人劫掠而去。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

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掠，推錢糧官裴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

趙銜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憐，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案：日曆

不見班行遣，紹興元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得旨候任滿日再任。十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管，則憐開有請當在此時，銜之少誤也。案：北盟會編，班兄憐弟開。

壬申呂頤浩遣閣門祗候陳彥入揚州。詔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斂民財者並罷。用尙書左丞葉夢得奏也。觀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尙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爲吏部侍郎。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開說補授。因依俟事定日依舊。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卽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沭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台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旣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釜、大名人也。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浚平江府節制。詔陳東、歐陽澈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尙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旣又贈伸直龍圖閣。

伸贈職。日曆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五年正月仲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銜修入。

命尙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步軍

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雋良。尙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至意。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卽後殿引三班。直祕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匹。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仍令給以本錢。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戊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兵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卽令再往招集軍衆。繫此事於二十七日丙子。今附見此。朱勝非閒居錄云。臣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後來王淵歸。

卻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案日曆及諸書。俊乃上未至杭時遣戍吳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也。今得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尙書省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

都統制曲端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省使。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軍府王瓌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

瓌爲御營前軍統制。瓌表請幸西川。不從。宮儀自卽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達。韓京數人而已。達後隸韓世忠軍爲押火。洙陽之潰。達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及是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爲悍賊。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於確山。連互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之張莽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

趙姓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令不得攻城。遠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晡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爲宣奉大夫。

熊克小曆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曆在己卯。按勝非聞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晡入見。則降

制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真。今從之。

初。金人犯秦興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閣門祇候。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喚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宜勉之。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旣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

此以鄭純所作序及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爲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降

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旣退師。略不爲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感。此四誤也。金旣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墮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旣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爲固。信王脫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

不啻數十萬。願望王師相爲策應。奈何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略不爲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

(按)北盟會編載擴疏二千餘言。此係節也。

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

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勢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畱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掘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按)宋史繫己卯朔。

辛巳。尙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爲亂。上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得。勝非入相。



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下山。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初四日。謂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纔旬日。何爲遽罷。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張覿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體。遂罷。上曰。數日來尙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其閨門。其言可駭。恐臺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謂他在此。待降出書本令。爾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爾。上曰。待他有請。卻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按此所云。與其行迹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罷免。無容不知。禮牲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尙書左丞。未拜。復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益之罷。日曆不書。似因張激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嚮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

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日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受爵祿。我何不爲大賈富商耶。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覿試戶部尙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准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遠及頤浩。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爲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畢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爲言。朱勝非奏。宜倣藝祖初議。權

時制宜。行在爲京師。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

齊賢，宛句人。澠化中宰相。克小曆以虞卿爲建安人而

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曆又云：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曆，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部員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言時，未爲倉部。克讓也。勝非聞居錄亦不云虞卿爲何官。今闕之。俟考。

凌又請沿江

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對封。往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給之弊故也。尙書金部郎中李迨、員外郎高士佃爲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爲主管車駕巡幸錢糧官。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尙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缺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

事見二年十月。

又淵既薦正彥，後檄取其所予兵。

事見二年二月己卯。

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

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

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尙書右丞張激言之激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

此以王庭秀聞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囊橐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所寄贓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貲又以所供文字一一追來違拒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官搬家舟亦數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擅占民居擅市民物衆皆怨憤不能平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曰王淵爲都統制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使有不守揚州之意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行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衆人共爲之朝廷必不能徧罪姦謀蓋自此始

是日宰相朱勝非畱身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

恩例不與院事行在錄云壬午傅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將皆進呈書押故事今淵既兼都統制於武臣尤有害臣欲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按是時諸

老不在杭州必傅正彥云云而勝非有此請也今撮取附見

傅等卽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

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集於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卽苗也金卽劉也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去勝非卽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此以朱勝非閒居錄修入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

爲沙魘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於市曰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尙循故態爲惡罔恤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闔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待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爲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居傅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旣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於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刀守宮門宮門亟閉時尙書右丞張澂方畱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

行在錄云是日夜漏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漏未盡時今不取勝

非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激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達等。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闖走入學士院。自到不死。臥前廊。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主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潰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院。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爲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忠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卽樓

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

君卿，鉅鹿人。履既死。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

終環州刺史。

略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絕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卽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籍褥。王庭秀聞世錄云。上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趙姓之遺史。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凶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

王庭秀聞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殿

雖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又肩輿至門下按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乘小輿至不肯上樓勝非時爲宰相必得其真今從復辟記

傅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制統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臂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出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傅等請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復上樓

上白事於竹輿前言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同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竹輿今兼採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繼至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內侍康隨又宰臣黃潛善汪伯彥勸上永駐驛揚州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逮金人暴至急幸浙西乃留御營半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妨梁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貳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勸傅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隨內侍輩陰圖不軌先報御龍直謀叛詐

至淵彈壓。淵出就馬上中槍而死。禁衛求見康隨。隨出被殺。遂聚謀於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傅正彥。乃出檄文示勝非。且言軍勢。傅等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奏。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擊軾約衆曰。太后懷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召傅正彥問之。對大軍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驥與他管事。乃抱登門。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成。呼萬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蓋博得於傳聞。今不取。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爛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卽事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卽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凶。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尙喧呼於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攘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旣還內。宰執從至殿門。朱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



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偃坐洗足。使諸將立於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  
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當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  
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凶旣殺王淵。又劫掠。意必  
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資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  
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凶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  
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  
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  
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案)

史作

顯忠寺

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

上移御之日。趙姓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闕。

世錄云。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閒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爲宮名。與日曆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曆云。以杭州顯靈寺爲睿聖宮。(按)顯靈寺已爲尙書書。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卽劉正夫第。故閒居錄云。正夫賜第也。伺察中官事。亦據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畱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制曰。朕以冲幼之資。承傳序之休。比者大國侵陵。奄至

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驛吳江。深慮敵人指爲釁隙。興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勒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霑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詔曰。王淵身爲都統制。車駕駐驛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尙書皆出榜曉諭。以言官多闕。命侍從共舉可爲臺諫者二員。尙書右丞張激兼權中書侍郎。尙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昉爲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試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季陵爲起居郎。朝請大夫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爲殿中侍御史。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陞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祕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船吳說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兼提舉市舶。說錢塘人也。

蒙說之除。日曆不載。此據王庭秀閣世錄增入。以無月日。因允之遷職附見。

朝請郎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王琮爲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至是張激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

及傳謫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職。遂書之。更須參考。

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

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畱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諡端節。丙戌。常德軍承宣使榦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黃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歌詠盛德。況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勅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卽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赦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祕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浚詣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入杭。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傳齋。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槩。依政人。撫。頤浩子也。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畱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畱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

趙姓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榮州防禦使京

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掘河陽楊進為汝州觀察使

進之除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首句云朕以眇躬嗣承大統蓋明

爵覃恩故且附見郭仲荀之後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李質復為起居舍人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

南夫陞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達

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

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

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

為所取必矣當早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閒居錄乃初九日事故附於此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

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

孫觀撰李謨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吏聞赦皆失色獨呂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為江東漕白之曰樞省大臣盡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

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後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按勤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浚平江實錄亦云收頤浩九日書云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故接謨以他語耳觀嘗

為頤浩所斥又誌文出於呂氏家破之後是以妄詆嘗之要非事實故不取

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

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冲幼乎灼知

兵變無疑矣。頤浩卽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尙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舊爲蔡條客。二凶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祕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假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並爲先期告請使以行。

朱勝非閒居錄云：三月十五日，二凶堂白曰：某等日前有二劄子乞改年號，移驛建康，未蒙施行。昨晚再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勤王所乎？皆曰：聞之馮康國來，頗知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凶不語。余問執政皆曰：必不靜。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變。二凶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何？余曰：此則已有愚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節制使，乞於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至平江，更揀一萬人將至江上，於建康上下分布屯守，以爲藩籬，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彥曰：建康用武之地，顯得從行，畱苗統制防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適來說平清相遇，必不靜，正慮諸將不相下。某獨往必無事。二凶唯唯，復曰：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雖聞敵嘗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凶又曰：年號須早改，人言建炎多盜，炎字是兩火，況亦只是虛名，無甚利害。余曰：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卻有利害，遂退。食後與執政聚議，因問早來二將白事，某應答無錯，否？皆曰：無錯。惟年號事彼似不曉。余曰：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慮藉口惑衆。今後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

何皆曰善。遂擬定召王孝迪、盧益、密院準備差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批旨，班退圍身奏言。昨日二凶到堂，催幸建康，改年號。盧和議使事，適以得旨，尙有曲折，更合條陳。移驛事已如此，答之。彼恐奪其軍，必不敢復言。年號亦不曾許。太后曰：再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卻恐別致生事。余曰：賊已無能爲，反正事今則人人能言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裏。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敵騎圍於江北，秋冬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若遣使，金必僞許，挾二凶之變，皆害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泣曰：老身豈能虛置如此難事。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畫。余曰：事誠可憂，然不必煩涕泣。臣曾深慮，昨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金帥所在，先遣小使，即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親遭事變，未必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語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詔呂頤浩等曰：朝廷便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凶之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喜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召意，余論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誠之。至平江，果不行。〔按〕此時杭州尙未知張浚舉兵，浚亦未以勤王爲名，而日曆所載孝迪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在十二日戊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樞，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

常寺奏準禮例當避御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朝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李會除中丞，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戀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

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穀方除中丞，會除命必在此時，但未得其月日，當考。

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應爲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直龍圖

閣王世修對簾前。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俊

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選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背。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爲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疏。聞公舊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其說。卽同趙奮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授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祚。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轉禍爲福。在反掌閒耳。亦有意於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卽得。世修益喜。於是爲之往來傳道。會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畱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

秀水閒居錄。十三日余聞身奏曰。六人者已引偏舞。

對何如。太后曰：問勞勩，皆如卿言。苗傅、劄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劄子乞移蹕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蹕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洎江並無準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不敢擁兵赴召，並圖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卻令張浚去，將得千餘人去。余聞呂頤浩、張浚糾集勦王兵馬，卽是此數，更有續添人，如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擊勢，苗傅等一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歇泊日久，舟楫器械甚備。若移蹕相遇，必致交戰。萬一勦王以人少不利，則賊勢益張。旣在道路，姦謀叵測。按此時馮轡未至行在，呂頤浩、張浚奏疏亦未到，兼浚雖密有此意，猶未敢誦言。殊之杭州何以遽知恐勝非所記不審。

太后曰：何以卻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疑二凶皆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史。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卽今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听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傳軍中，以正彥手殺王淵，極銜之。

秀水閒居錄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第，乞因張夫人

密奏主上，按此時凶焰方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以旬日或不是此日所奏，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爲不可。

秀水閒居錄載勝非語二

凶恐與平江勦王所兵相遇事，已見此月初十日戊子注。按此時馮轡方持書至行在，張浚等亦未以勦王所爲名，疑勝非論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傅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



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爲言。語未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畱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爲言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爲然。至是降制。

勝非開居錄載內批於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曆繫之十一月己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按史今年三月小盡。而勝非開居錄。張浚復辟記。皆作三十日書之。是以多參差不齊。今以諸

書互考。繫其日。但日曆於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卻是據開居錄所云。其重疊差誤如此。

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章六上。罷煥提

舉萬壽觀。煥罷日曆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日故。因改元附見。未必在此日也。宋勝非開居錄。三月二十一日。馬贛除都丞旨煥之罷。必在此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

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

江州太平觀。煥遂居忠州。遣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齋詔書撫諭江浙。燾不受。中書舍人黃唐傳罷

爲徽猷閣待制奉祠。入內東頭供奉官馮益榦辦皇城司。

日曆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勘辦皇城司馮益於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供職。十一日己丑也。故附此。但

未知苗劉擅命時。益何以得之。當考。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馬張浚言。臣伏觀睿聖皇帝親筆。伏

讀再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爲得策。然臣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

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於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勘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斬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讙，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尙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邱彪見浚於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鷺，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

諸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臧粹勤王記云。發書張浚。張浚。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後以初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兼世忠在山東潰散。

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但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

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掘之備。惟忠以爲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傅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旣正於國章。扶獎阽危。嘉績遂奮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安。時學士李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邴所草也。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傅。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閒之。使爲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召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

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凶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門。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

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於建康。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准兩浙制置使

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勤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權。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爲害。近聞將相大臣。剿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輻。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遺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浚知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鬻自傅軍中。間行至平江。

爲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爲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旣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爲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僞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譁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晉寧旣陷。金人返軍趨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輻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要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爲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燾試御史中丞。燾嘗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

朱勝非閒居錄。十五日晚朝。燾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

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燾。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燾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

奏曰。遣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是

得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爲激勸按日曆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未知孰是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懋爲翰林學士

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醫秀

州許之。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爲起居

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爲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日曆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繼諫議集有代

植與季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姦邪用事時固嘗休致矣是日又除劉範殿中侍御史陸震施珂左右正言未見

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前衛俟考按日曆及後省題名三書以今年三月除

左史明年六月罷而季陵集繼梁揚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素懷禮兼權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逋充徽猷閣待制在

不知左史何以供除三員密禮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又後省題名乃略不載全不可曉

外宮觀通閩縣人二凶之亂逋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通除中舍及罷日曆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故

不知何時因季陵除命遂書之按朱勝非閒居錄論逋杜門不出即是此日

得祠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真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御營司統制彥曰鴟梟

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汗我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伴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

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

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

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初命尙書右司員外郎黃槩爲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專一

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在。槩此除日曆不載王綱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槩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熾臨安錄云十五

日黃槩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

按知縣下原本脫其姓名

如江寧報李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

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至江寧議勸王事。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

遺傳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削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

悍舍俊無以彈壓欲給賊使不致疑

癸巳馮輻至杭州館馬柔吉所遂詣都堂見朱勝非且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白之勝非唯唯且云公復

見他官否輻告以張浚致書二將令輻親致轅門輿論逆順遂謁二人於軍中劉正彥語傳曰張侍郎所

論正與初議同既而引輻與柔吉及王鈞甫同坐謂輻曰公必張侍郎腹心人此事幸勿廣傳御營司

遣統制官俱重持詔書至平江撫諭軍民且代張俊重至平江謂俊曰胡不速之官此正騎鶴上揚州也

安問人主俊以告張浚浚與辛道宗謀作飛書置其座側若將士將殺之者重倉皇失措浚陽使入寓節

制司以避之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

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

召之辛道宗見浚扣以發兵之期且曰陸路措置固善萬一賊邀車駕由錢塘轉海道將何以爲計浚驚

愕未定。道宗言：家有青龍海船甚衆，若載兵由海道趨錢塘，出賊不意，破之必矣。且無後慮，浚異其言，遂以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專一措置海船，仍具奏言：近收閒報有海舟數十自通秦來，切慮賊情狡獪，徑犯錢塘，臣已委辛道宗措置海船捍禦，庶二賊不疑。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閣門祇候張昱自陝府棄城引兵南走，知和州張縝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旦，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於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秦陵，於屬爲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陵，國勢削甚，顧茲不德，損之又損，尙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叩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卽時南來。



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卽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樵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畱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曾擇

等行遣。日曆不載。今以王庭秀閣世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故附於此。日曆鄭穀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穀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姓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恐誤。是時穀未疏中丞。若擇等行遣果在此前。則穀疏中不應又有屏之爲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抵牾。按此史亦繫丁亥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尙書右丞張

激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輜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輜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輜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輜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輜辭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輜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卽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輜偕還。遣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尙空年號。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例當是漕臣攝府事。未知卽李謨否。建康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

躬擐甲冑。據鞍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晟焯。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自新。浚從之。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凶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於外。願齋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

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於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於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諭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卽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繇是士氣甚振。

援事述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遇馮轡言。謂之曰。二凶焰方熾。公以布衣掉三寸舌。忠則忠矣。恐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衡外。援速趨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公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反正。幡

深然之。遂握援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凶以三月癸未作亂。後十日。幡乃至杭中。此時援已被拘矣。況轡實館馬柔吉所。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詞。恐不能無飾說。今不盡取。平江實錄。援至平江。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述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祕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降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祕閣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穀論潛善與汪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伯言  
永州

之貶。日曆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爲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日曆。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遭變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通議

大夫黃潛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迪功郎吳樞。辭。僚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

熊克小曆云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按世忠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肯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圖事非但感王淵曠昔之恩而爲

之復讎也今不取

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

率數百人徑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爲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

其軍復振

朱勝非閒居錄云劉光世下統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併殺張和尚而歸林泉野記云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青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青率衆來攻德德盡

以兵伏草中青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斬其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青家室及諸賊將皆知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和尚來寇數書曰昔張青殺我骨肉我來復讐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青家人遺送其首又曰此是青一家耳必盡以青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願死戰賊敗和尚爲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爲六軍軍聲復振此所云與閒居錄全不同野記所稱張青即前知慈州張昱也張和尚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並削去庶

不失實

遂趨平江以德爲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

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輜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傅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以軍行。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興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趙雋之事。以輿與四年六月丙戌嗣

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卽詭爲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顛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卽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

平江實錄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

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勸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記。朱勝非開居錄。二凶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卽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七百人。恐非其實。

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

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和州觀察使。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俟條畫防秋先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令擴至傅。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是日。張浚復遣馮轡入杭。給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卽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檝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

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嘗爲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機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甫疏，柔吉直。機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機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新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

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

詔新除禮部尙書張浚

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卽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誑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

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爲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抵事垂成，當內急而外示閒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思之，二凶雖已聽順，未曾於都堂顯白，指揮迎請，合有章表。二凶亦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蓋自遭變故，五日而得釣甫，八日而得世修，半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違中心，而無疑懼，洎得此檄，使作事端，欲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作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回，見得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指畫，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請，庶顯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答之，傳聞勤王所於民間率斂錢物，不可勝記，以搞設爲名，恣行分受，朝夕飲會，曾無愛國之心，既言大軍已集，何不來，轉世思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卻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六百人，作前軍來秀州，意欲反正，後自以爲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造行遣，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爲答辭，沈思而諭之曰：公等方以此檄爲非，卻使檄文報答朝廷在此，而軍中以激相罵，國辭可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起行伍，不知事體者不同，先太尉所爲各如何，能違家法，卽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傳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何必回，既知是張侍郎之意，退使可罷，以兵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世修進曰：檄文詆罵，實不堪，朝廷若行遣張浚爲軍中雪恥，勝如答檄文也。且呂樞密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忘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案此時平江未有檄書，當是傅等得浚二十一日所遺書，有大逆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贖中深斥宦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頤浩爲首，無由罪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傅等得臣責問手書，立乞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遲留凡七日，始有柘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刪潤修入鄭毅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毅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



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輿，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輿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黜疏入不出，黜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

〔案〕黜此疏以甲午上，未知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

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

黜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黜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墜天下之疑心，以勤四方之兵也。

日曆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

不報。黜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

嚮初見二年七月丙戌。

變姓名爲

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致城中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爲范仲熊請也。」

王庭秀聞世錄云：仲熊與王世修、張遠、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案仲熊嘗爲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繼臨安錄考之，仲熊固與軍中迹然，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

御營都統司

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

朱勝非聞居錄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詰旦早朝。

團身，且奏世修語是日午間，二凶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何言？」二凶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領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於崇德縣。」余曰：「瑀是何人？」傅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

大笑曰。公等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勦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經畫。軍中聽順。故遲遲其來。借使瑀能勝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阻。玉石俱焚矣。少頃。瑀至。問何故欲出兵爲國生事。瑀曰。世忠向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十餘萬石。三軍戰馬。往往奪去。行至淮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敗兵如此。自當誅戮。尙敢妄言。毀辱諸將。瑀實不平。欲往擒之。余曰。國事旣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遠遣兵擊回。卽賢先有罪矣。瑀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賢無慮。左右報已迫晚朝。遂揖退。案張浚復辟記。世忠以十八日丙申至平江。二十一日己亥。起發。而已於十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勝非與二凶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旣不許其出。則瑀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

然韓世忠掘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尙敢來耶。昨日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絕入城。翌日。與傳等議於軍中。王世修不可。欲拘轡不遣。浚繆爲書遺轡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爲之。會見望致意。傳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轡由是得免。

壬寅。尙書左丞盧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

命。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和於金。益奏。如封冊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儲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勝。嚴守備。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不解。執議不同。因責授海州安置。翌日。上嘗察復其官。熊克小曆附此事於益初罷政。

時而日曆無之。季陵外制集又有路允迪責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略云。習知敵情。嘗講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收存魯之功。豈爲股肱。翻成項領。未知是此時否。今並附見。當求他書考證之。

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

封函以渡江遺棄故也。迪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沈鷲。亦未可遽爲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江固守一策耳。阻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大木爲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撐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不相並。順風縱火者。所不能焚。羣木植立相扶。礮車所不能壞。更使厚踰於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爲之。只此一事。當用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諭民出財助國。財既入。則官自募工。庀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爲承奉郎。若初爲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郎風耶。何忽如此。靖康初。除大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邦昌連姻。故召。

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書之。熊克以若爲晉陵人。趙姓之遺史云。案此註未有脫句。

是日呂頤浩軍行至平

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

熊克小曆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三萬人。誤也。今從臧粹勳王記。

至平江之北四

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扉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

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申卽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疾。」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

臧棣勤王記：頤浩以己亥至平江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三日辛丑，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浚責命尙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

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

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於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眞無能爲矣。」

此以勝非聞居錄修入，但聞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曆，稱世忠妻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與。

張浚復辟記云：傅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

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驩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五丈河舟師邵青素爲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轡議復辟轡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邴等數人上書亦如轡意朱勝非令轡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遼與轡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王鈞甫轡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卹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轡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略曰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卽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

此詔語據王庭秀閱世錄

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置百

官班論之而臺諫惟數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於睿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傅之後世豈不貽笑哉張遼退謂世修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爲然傅遂易初議

張遼

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列無不鼓舞是日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閱世錄二十五日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爲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是時庭秀爲臺官其所記必實今從之閱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睿聖宮而趙姓之遺史云百官

轉睿聖宮。謂復辟矣。既至宮。乃請上爲大元帥。及宣詔。百官失色。臣謹按鄭  
豐奏疏云。昨日宣示詔書。班退詣睿聖宮云云。與庭秀所記合。今從閣世錄。

進士馮轡特補奏議郎。守尙書兵部員外郎。

賜緋。更名康國。

康國補官。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朱勝非閒居錄云。二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  
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曰。本蜀人。張侍郎相從多年。今蒙勤王所差齎奏狀。余曰。想見平江傳報不

一。今得賢來。見城中次第。可以歸報。翌早。釐前頭身奏言。張浚遣進士馮康國持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申。無事。昨夜降出。余曰。奏狀固  
無事。意欲令康國偵伺城中。浚僚屬甚多。不遣。遣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后曰。有何功勞。傾要  
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變。大事有緒。所乏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康國引對。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數。二凶知外援之盛。康國  
回賜浚優詔。使平江。知時事之順。中外合勢。事乃易圖。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通直郎。仍除郎官。賜緋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悉  
與之。除兵部員外郎。遣回。案此所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是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官。馮轡臨安錄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  
訖。有旨除郎官。此得其實。蓋康國兩至杭州。其引對除郎。有再來之日。而勝非誤記於初來之時耳。熊克小曆繫於十四日壬辰。蓋承秀  
水錄之誤。臧粹勳王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轡授京秩。此尤差誤。今並不取。

祕書省正字馮轡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恐

軍衆尙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轡曰。過計耳。欲入其軍。傳道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轡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非不許。

自當收  
君下獄

已上。並據勝非閒居錄。修入。轡所著臨安錄云。轡說與康國。昨日謂爲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尙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似我  
與你同往。說賊復辟。我有策可以同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侍郎。令圖之。轡曰。只恐張侍郎未必有策。我卻有箇策。須

見侍郎方可言。你如白朝堂令許我出見張侍郎。朝廷今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來檄誓以此意撼張右丞。渠不領解。又白朱丞相欲詣府第稟事。丞相云。累日頭昏。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穢見衆宰執同坐。此語如何漏泄。語出卽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往。丞相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去。云朝堂不肯。

是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遂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闔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哲、祕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尙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

臣謹按印本檄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已亥草檄書王寅傳檄內外王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

云二十四日草檄書二十六日傳檄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爲大盡故差一日其實二十四日王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傳發耳。

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

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

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傅爲光世與韓

世忠張浚嘗有語言之際屢行間諜意令光世爲己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懼傳計不行案光世至平江時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懼浚不應誤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爲大將不容不知是言之耳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先期告請

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以爲貴池丞。

朱勝非閒居錄云二凶趣遣使勝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仍密置於勤王所太后喜已而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胡樞遣人齎狀來云爲勤王所拘問文字亦取去余令偏呈二凶自此使議遂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曆

不同而臧粹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指大本及吳時敏也更須詳考。

宮儀圍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遠吳順皆不從曰儀



衆甚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潑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遼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遂開門納之。乃殺彥。梟其首。達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改號。穀言。探聞得詔書之意。迺遣閣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聖皇帝爲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爲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睿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爲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相。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爲法。天下孰以爲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政。以安人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庭秀言。女真落食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彊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官。儼列儀衛。詣睿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卽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穀獨對。爲太后言。今旣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退與庭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詔穀與宰相同對簾前。穀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睿聖

皇帝總令兵馬耳。穀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邴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澂獨曰：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澂欲行出，穀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輿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在二十八

日丙午，恐不應遲留如此。案馮檄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同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閱世錄附二十七日。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

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

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案，聞行在句，語意未完。

蓄有脫句。

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瀾堂下，召守臣梁端、通

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俊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燾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

楙除學士

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是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僞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沒其實也。

傳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

路曰小林，以援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

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紆幕誌及紆所撰辦猶錄

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傳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與鄭大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尙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懼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甯身奏，邴穀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閒內降如所請。浚不受。

張浚除同知朱勝非閒居錄無一字

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爲大盡，故差一日也。日曆穀之除在甲申，邴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趙姓之遺史，並附丙午。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二十七日乙巳，蓋因朱勝非闕居錄所記也。案日曆四月一日宰執奏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

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勝非調護曲折，蓋已悉書之。靡有遺佚，惟此一事，勝非分作四月甲辰宰執聚議，乙巳召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赴漏舍，丁未下詔朝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

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爲之謀畫，及外兵至，憂

懼，乃急請復辟以自解。

此據日曆

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

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遠詣都堂，會祕書省正字馮檝見傅於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略謂：今張樞密握兵至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爲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爲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旣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嚴、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爲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爲讎也。與天下爲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爲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

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爲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傅正彥唯唯。

此據馮繼  
臨安錄

遂

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傅面頸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旣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旣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卽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

已上據勝非開居錄修入開居錄又云  
余語執政曰。已備下昨夕先與老母別

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廳探堂中。余曰。此卽下策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密爲備。二內若敢不從。闔兩重門。盡行勦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附。倘或見害其爲死所。不亦大乎。不敢遽如此者。慮旣誅之後。招附旣定。固無事。萬一更有變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

勝非卽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馮繼臨安錄云  
機說二賊頗有

見從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爲二賊先已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刻。二賊出。朱丞相亦出。櫬進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今晚朝可來。暮次說。櫬隨後到。宰執暮次。有七人同坐。櫬稟宰執云。早來面公說。蒞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爲辨之。丞相云。四事謂何。櫬曰。一許其皇帝賜以誓書鐵券。二許其在朝則不解軍務。三許其出外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敕其擅誅內侍之詔。其餘縷縷說之。辭逼朝未能盡言。丞相云。只今便取決於太后。櫬遂退。案此所云與閨居錄全不同。今附此更須參考。

直龍圖閣王世修爲尙書工部侍郎

朱勝非閨居錄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余謂曰。賢能辨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旦早。自願身具奏世

修語。太后曰。若能成功。何止侍郎。雖執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持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先許除從官。欲令次日除工部侍郎。晚朝引見。而賜金帶。使來早立本理。以示迎請之人。太后欣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曆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筓。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卽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尙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張浚復辟記。三十日。次吳江。縣案是年三月小

盡當是二十九日丁未。浚誤記也。臧粹勤王記。丙午。離平江府。丁未。次秀州。而復辟記。次秀州。在四月一日。二書亦不同。案復辟記常誤進一日。四月以後卽不差。今參酌二記附此。

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

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

日曆三月二十九日聖旨召李綱總領六路弓兵入提王案，案此事綱尚貴海南行狀中亦無之當考。

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

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之，具令衛士掖以升殿。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異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是月，迪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爲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塘催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閒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我，則江、淮之閒，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掘饒、信，北攻蘇、秀，弛我援兵，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捍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邱、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

劒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儉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爲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益募民爲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執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

孫觀撰杞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案杞所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

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昂摩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迂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侯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圍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辰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徐州。衆推立爲長。東京畱守杜充承制以立爲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



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百。自宿遷之虹縣歸李成。

賊馬進號花衲襖。爲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建炎二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睿聖宮。新除尙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於戶部尙書孫覲。而以錢七千償之。太后內出札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指筭。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錯朱勝非開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

【案】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

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

典憲

朱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為皇太后皇子亦合有恩禮宜立為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案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

或勝非在睿聖宮先奏開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邦彥鄭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蓋張忠獻之義之功居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

政使金不辭而至上復辟遂罷之案孝迪與廣益召使在十月戊子益力辭罷祠在壬寅時苗劉尚在朝也此則以反正後罷時事各異並不抵牾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

洞霄宮張恣復為中書舍人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姦回當

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

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戒也賊粹勤王記云頤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與賊對壘能知賊無他虞乎對曰

彼怯勢恃衆奪取鐵券自謂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戰矣案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不同疑賊粹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不取夜有刺客

聖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為賊用願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

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

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於四日撤簾

此據勝非開居錄修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遲一凶出城亦未

可知。  
當考。尚書省言親事官李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洲。爲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軍尋訪。收到人

講官。

此據日歷會要。未知後如何。

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詔將帥非出師臨陣。

毋得用刑。卽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

徽州進

士汪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閣門引見上殿。初上旣復辟。有徽士數人共議欲上書請上聽政。或曰。已

復辟矣。奈何更欲上書。或曰。復辟聽政。或是二事。有何不可。訓義曰。請來日謀之。衆皆諾。訓義夜竊其橐。

日詣甄投之。上召對。而訓義爲人庸鄙。上欲招致讒言。乃命爲迪功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遣。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姓

之稱訓義紹興二十二年

是日馮康國至秀州。

卒於濠州。推官當得其實。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閒居錄所記也。日歷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勝非託此事自四月以後。大率差一日。蓋四月小盡。而勝非誤以爲大盡。記之。是以排日互差。

宰執

朱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卽死。所以隱忍偷生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

委曲。陛下究知。所有三月五日以後應政事差除等。乞令有司條具取旨。從之。

日歷載此奏在初四日。閒居錄云。初二日。余出劄子。乞將三月初五

日已後四月初一日已前應朝廷行事。並取索看詳。可行者存之。不可行者罷之。可疑者推治之。

於是勝非與顏岐張澂路允

上曰。俟如紳所請。批旨行下。至晚二凶來見。三更後。人馬出盡。據此乃初三日事。今移附此日。

迪皆乞罷。上不許。上因論勤王事。勝非曰。勤王兵不爲無助。但欲令作聲援。儻進兵交戰。則禍變叵測矣。

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爲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熊克小歷浚除命在壬子。案自撰復辟記云。初三日奉聖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武

嘗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遠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爲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爲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案朱勝非閒居錄乃在初五日壬子。然閒居錄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工部尚書兼侍講王絢兼直學士院。給

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又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應天尹孟庾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爲應天尹。庾。鄆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爲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漸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於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閒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

能進

朱勝非聞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暮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睽遣人擊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來勸王兵乃如此余曰勸王兵不為無助只要能作聲援如道馮康國來及拘留

小使之類皆是僞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為名分守兩宮勸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開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傷損案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閱世錄亦云

三日聞韓將軍至臨平為二凶誤伏掩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 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

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

朱勝非聞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即遣人說諭云勸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關須是速行但得

離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敦遣余曰極善

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請設盟誓兩不相害

此據趙銜之遺史

上賜金勞遺傅正彥

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夜遁尚書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尙未可知聞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於內殿上嘉勞久之

中興遺史及閱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賊梓勤王記云光世浚世忠夜馳入見上於禁中蓋三將初三夜先入城而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聞居錄云初四日開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奔走禁門欲直

入衛士呵止遂大毆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簾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簾慚作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於殿

廬因求對閣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此據

勝非開居錄修(案)張浚先已除密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錄以為初五日事蓋誤俄有旨願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願

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願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

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

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道

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

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朱勝非開居錄云諸將獲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玠皆掠其家今不取也苗

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

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

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日歷捕斬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案)賞格內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初三日也日歷蓋誤今移

附五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



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龔暴，浚喜事而疏淺。」上曰：「俱輕。」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卽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

此據勝非

聞居錄刪修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奏外援不爲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請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浚爲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此風不可長也。〔案〕浚初三日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除近上執政官，恐誤疑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營諸人之功，佗書皆無之。今並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案〕此時頤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輒輻。勝

非退見光世已下於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略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何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非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卽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

祕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會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過。遂力辭。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頤浩遷五

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為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

北制置使。澂執政纔四十六日。

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書。此據季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進

簽書樞密院事。殿中侍御史王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

修於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閣官姿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

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於市。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為太尉。

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筥。既而改命。

光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歷於庚戌甲寅兩書之。

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其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撫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凶反狀。進士呂擢掌文字。有勞。得旨。撫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諡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乾道初賜諡襄閔 斬御

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

案史

作元。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祕閣兩浙

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佗。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爲與二凶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旣而張浚爲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閱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遺據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

梟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爲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凶邪。除名。瓊州編管。永載事見三月丁未。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言者論二凶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

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二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

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閒。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薦於上。遂

以鼎行尙書司勳員外郎。鼎已見元年二月。

命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乏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軍器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點以爲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珪復爲尙書吏部侍郎。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尙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案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都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故附黃概改除之後。戶部尙書孫覲爲

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爲金撲滿。覲至官。召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令。乃錄入官。人苦其擾。新除尙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光之除日歷不載。因劉珪改除附此。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

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

著此爲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案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貴爲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宋彥通贈五

官制略云履危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歷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

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略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不本

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免。尙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塔。以俟昇平爲之未晚。時論以爲當。是日。附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

庚申。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尙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爲紛紛。旣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尙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尙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尙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

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乾道八年二月乙巳改。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

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

聞。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省太府、司

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衛尉

寺歸兵部。後不復置。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皆用軍興併省也。

祕書少監方閏罷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爲郎出守，或奉祠而去。於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尙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減尙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爲一百七十有三。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秦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直龍

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施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為執政。此據李邕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辯喜談兵

故頤浩引用之 尚書戶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隨軍轉運使 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程追襲二

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案)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衛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令兩浙轉運司運封樁米

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

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計也時新士未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



行。欲使獲俘來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饒世忠。

日歷於丁卯日巳書車駕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衛信州。以求擒捕苗傅。

〔案〕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疊差誤。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於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採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聞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閒。初。韓世忠喜德之勇。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

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羣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寡立爲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拒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大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爲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閒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

是月以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

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譖之云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

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蘄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

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案)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

淮西安撫司統制

劉文舜引衆犯濠州

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案)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

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至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

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潭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

事見二月甲寅

與其黨椎埋通泰野澤閒後同李在

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間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

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軍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沐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爲帆。旣而義爲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爲邵青所并。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左諫議大夫滕康爲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爲此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廡。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爲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幸請荆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卽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爲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夔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

是日。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遶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楫休爲直祕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虜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旣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爲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爲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

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爲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卻恐不然案皓以三月乙酉被旨使金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音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

移附此日庶不抵牾

皓彥昇弟子也

彥昇鄞陽人政和給事中

傳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

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爲淮東制置使資政殿學

士提舉禮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爲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爲強敵爲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姓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旣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呂頤浩奉上幸武昌。

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案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蓋指東巡之議。今且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懋爲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變。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罷。恣初入見。言上卽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恣諛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分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陞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爲

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充大金通問使。

皓已見五月庚辰。

初。議遣人使金。張浚

因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經。頤浩脫巾衣服之。旣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邠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璣為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遺左副元帥宗維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相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

洪适撰行述云近例遣使得循職耶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适與名三以官

其弟姪(案)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有旨依傳券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适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待制恩例奏于京官十三年還朝則适遵已入館矣官其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時淮南盜賊踵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即以成

知泗州羈縻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所部衛皓至南京璣歷陽人也

此以洪皓行述增修上遺尼瑪哈書

日歷不載謹案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卑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嶽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為書指無不曲盡哀祈此詔布之四方則使臣不必追諱此事當略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為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託事務仰體國憂

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

簿選衆所推伏之人為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

彥文陞職名日歷無有今以季陵外制集增入

詔

內侍藍珪等並緣苗傅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



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迓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尙何與分戰乎？孝友不從。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旣殺江浙制置使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於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端節、特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諡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

晏已見二年九月甲申

隸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

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一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

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己丑，今從熊克小歷。

戊子，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糴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初，薛慶旣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父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爲慶所執。浮言胥動。眞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罷浚樞筦。以御營使司前軍統制王夔爲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

中興姓氏錄薛慶傳。趙姓之遺史。皆云張浚至高郵。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之。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齎告三千道而館之。案此卽當時傳聞之詞。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七日進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樞密劄子。勸督高郵軍屯駐。

統制官薛慶下將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行無虞。居民歸業。係河北忠義之士。因金人犯洛州。累年堅守。勢力不加。轉戰千餘里。皆曾殺獲。委有功效。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能堅守忠義。再立勞績。深可嘉尚。今依奉聖旨。各與轉三官資。內存係民兵甲頭。至今未曾陳乞。正授文帖。詔張存轉兩資。其借補劄子。令尙書省毀抹。據此。慶求厚賞。則有之。而所謂道浚令出官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張浚申本軍使臣韓福、喬德。建炎三年五月內樞密到承州補正承信郎。所有承到張樞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沈思卒。

思。眞州人。事上皇爲中書舍人。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儀偕。引兵依闕皋於灘洲。

丁酉。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

日歷云。紆除直祕閣。誤也。今從紆墓誌。

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爲尙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皋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皋擒翊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傅軍爲傅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善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林杞遺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爲闖憲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擾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爲大軍所擒傳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迹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爲護兵所殺杞獨以傅追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監司不敢案杞亟以其罪聞某人護於當軸遂以張政爲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置之死不得已猶別籍連州安置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當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據統制詹標申搜尋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稅戶陸安來報被賊拿送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寃屈事政是徒中反告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託他去告官林杞爲見張政稱是告提苗傅之人有礙自己功賞問呂熙道張政是苗傅使臣只道他捉得苗傅若送去韓世忠處壞了我待殺了如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關報張瑛將兵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因此

愈難取首級。林杞言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砍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緣飾。今從史杞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王瓌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趣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蠱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覲至高郵。遇賊墜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

趙牲之遺史云。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真僞未可知。若殺真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邪。慶然之。浚遂得歸。案。

此亦傳聞之辭。以任覲之死及浚奏劄之語觀之。慶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史所云耳。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爲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柏縣。土豪董平盡攢集強壯爲兵。朝廷因以爲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己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己陽數牧罪。下襄陽獄。言於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己純禮子也。

純禮。仲淹子。建中尚書右丞。

平嘗引衆犯德安府。遣

其徒李居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卽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

居正使爲前鋒，大破之，平乃去。

（案）董平事迹，全不見於史。今以趙牲之遺史、陳規行狀、程昌寓家傳、參修趙牲之載滕牧事，於今年六月末，而昌寓家傳載牧與正已自襄陽還攻董平，以八月十九日過蔡州事亦相近。

日歷紹興二年正月二日刑部狀檢準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知唐州滕牧治事不審，與董平有隙，使軍民無緣安帖等事，奉聖旨滕牧先次放罷，疾速取勘具案聞奏。本部催促安襄陽府二年半有餘，並無回報，此卽正已所劾也。未知正已過唐的在何時，今但書降旨之日。

俟考。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尙書省，仍椿收以待詔用。

丁未，尙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軍、徽州、廣德軍爲建康府，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

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此月丁酉，今從日歷明年六月戊辰又改。

是月，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詔也。

此據紹興四年六月元亨陳乞差遣狀修入。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

叛將楊進，殺之。進屯鳴皋山之北，興與其子琮屢擾劫之，進不能安，棄輜重南走，興引衆邀擊，會於魯山縣，賊以精銳逆戰於婆婆店，興之軍以藥箭射進，併中其馬，進死於陣，興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季興者，王屋人，世爲農，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尙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元當以興爲義兵統領。上旣南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間，斷金人糧道，翟興以書幣遺之，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爲武義郎，閣門宣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

郎王俊

俊初見元年十二月

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

此據俊建炎四年六月自陳狀增入。

進餘衆復推其徒劉

可爲首以拒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在陝。蔡之閒。楊進旣死。京畿稍寧靜。東京留守杜充乃奉表請上還闕不從。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

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聞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宜行事。充

節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亦不知的在何時。蜀中士大夫家有藏繪言集者，載充此疏，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聞整衆而行，遠舉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離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

考。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復爲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

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洲都大捉

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

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旣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涸虹有

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

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

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

何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閣門宣贊舍

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并。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靜所訴參修熊克小歷云。成圍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金蓋誤成。今年冬方入楚州。此時尙在徐也。蓋楚守朱琳以罪去。而賈敦詩實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變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

而不止。宜論宰執。不及其化。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革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

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虧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非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執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



雖有勳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驁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閒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遠方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凌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撓權。爲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閒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銜。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咎徵。則狂。恆雨若。急。恆寒若。以今日之事。揆之。尙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澚。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在天之靈。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割狐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凶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奸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爲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

罷安石配饗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

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

熊克小歷已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許之自陳各以輕重推恩案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李綱所置至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

要三年六月七日詔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爲頭限十日結局應於以前積壓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敢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經由官司各不得過三日克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書今乃於廢司時書之以爲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今不取權知秦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尙書吏部侍郎劉珣試吏部尙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起復置龍圖閣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尙書吏部侍郎康執權充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從所請也。此據本部題名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

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颺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雋在閩中，已棄城走。雋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未嘗為御史。靖康初，以祕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雋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城中大夫王姓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於京西，道為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款江西提刑司奏撫州事狀紹興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張致遠乞錄用方昭劄子參修江西

所奏稱苗傅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即世清也。

戊午，祕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為金所蹂，未有守臣，故拔拭用之。向卒不赴。

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書向蔭補狀

修入。命江浙淮南開畎畝瀦水之地，以限戎馬。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

日歷確無職名，此以諫院題名修入。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后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口，據形勝，且固根

本。此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此日歷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爲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

事見元年六月乙亥。

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

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旣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恣朴之農夫。卽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況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院看詳。故有是旨。旣而言者以爲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

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己卯。盡罷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月甲戌。以其事體不大。故牽連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

在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梅州。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宣議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其大略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爲堯舜爲文武爲桀紂爲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號爲三傑。然蕭何主筦籥。給軍食。而不預謀議。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鬪。至於韓信。則盡護諸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杜如晦長於斷。王珪。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各效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況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爲。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誼。雷同

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尊主庇民爲心者。欲望聖慈。下詔布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威自振。中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將節制之權。疏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社。建陽人也。社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求他書參考。 罷。

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狀增入。

中大夫知信陽軍劉絳除命。郴州編管。以京西都轉運司言。

絳。正彥叔父。恐難任守臣故也。

此以紹興五年又二月十七日絳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繫金明池。蓋亦習水戰。朕不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卿等共觀。庶以知諸將能否。後避敵不克行。詔以防秋在近。自南京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有五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貳。其土軍有闕者。並招填之。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懣特轉一官。以懣嘗貽書苗傅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懣於上。得召對。懣奏。陛下前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效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爲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問輔臣。李邴。鄭穀曰。果有之。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懣爲尙書司勳員外郎。

日歷懣除郎在二十八日乙亥。而懣臨安錄載此省劄在二十四日。今從之。

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

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爲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牧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爲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將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六月十日本院奏狀修入。遂以編修官李唐俊兼權檢

詳諸房文字。

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六月。故附於此。明年七月始正除萬格。

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試尙書兵部侍

郎。仍充措置使。尙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中奉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爲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崧卿。墨卿弟也。樞密院編修官

秦梓。提舉荆湖南路茶鹽公事。降充直祕閣。知荆南府。唐懋復祕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御史中丞張守試尙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審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爲發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澀。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執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執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審禮既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故。特用審禮而罷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爲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中書舍人范宗尹爲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固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爲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雒山爲城。長江爲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

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細。臣願陛下爲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敵勢縱橫，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爲援師。留將相大臣相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炭，財用填於溝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宗尹陵所上疏，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臺，附見。陵此月未得祠，其建言當亦在此時也。

通直郎新提舉兩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

爲太學博士，張守所薦也。徽猷閣待制知郢州席益再任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陞祕閣修撰，朝議

大夫知復州，韓儼直祕閣，皆以守境故有是命。季陵外制集有席益知潛州告詞，不知在何時當考。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淮右。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爲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皆闔人以爲病。昌寓至，欲盡闔之，又游手雜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旣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此據昌寓家傳修入家傳云六月杜充赴

行在。徽公爲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師視事。乙亥二十日也。故因降詔附見趙姓之遺史。於閏八月書昌寓除留守。十月書昌寓入京師恐誤。

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尙書省出敕。

是言者以爲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惟無以示信。且事體削弱。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遙郡人出書。

朝奉武翼大夫已上出敕。餘並給付身。中書舍人季陵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浚宣撫

陝蜀。任太專。非是。議旣忤。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明道宮。旋奪職。祕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尙

書禮部員外郎。承事郎胡寅爲駕部員外郎。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祕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日歷不同。當考。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

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衆曰。試言之。

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

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不應。於是珪率衆請降。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

丙子。敵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旣而起復奉議郎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爲將。

以於正月書貴仲正犯岳鄂一旬。更無首尾。惟紹興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敷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自貴仲正占據州城。蒙朝廷遣大兵殺散。佗書亦無仲正事迹。案趙姓之遺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卽其人也。故附此。或是千秋爲沿江制置時所招。亦未可知。

馮熾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袁植與李允文書云。巴陵先於去年春開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殘破。則岳州之破。決不在

此時。但無書考其月日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爲渠成。乞贈官狀。修入。亦須詳考。

